

你我他

私人语录

为爱逆行

| 符志刚 文 |

2021年3月2日清晨,我陪伴妻子到上海浦东机场,目送她娇小的身影,独自踏上了赴英国探亲的逆行之旅。

之所以称之为“逆行之旅”,是因为其时英国新冠疫情仍十分严重,中英直航航班也被无限期取消。在此背景下,如果没有十分紧急的事情,有哪个人愿意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,前往这个目的地呢?

然而,妻子的态度很决绝!自从去年12月初,女儿独自带着不足5个月的二宝,肩背手提大包小包,一路艰辛地乘坐10多个小时的飞机回到英国伦敦,与先期回去的女婿和大宝团聚后,我们的心也仿佛被他们带走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每当与远在万里之外的女儿一家视频聊天,目睹女儿女婿一边居家上班,一边还要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,成天忙得脚不点地的情景时,我与妻子都会焦虑不安,恨不得马上飞到他们身边,助他们一臂之力。

根据计划,原本是想让已经退休的妻子与女儿一起去英国的。怎奈前几年妻子因带大宝操劳过度,在体检中查出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。女儿女婿十分心疼,坚决要求妈妈留在国内,先把病养好后再说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我是肯定不会放心让妻子独自赴英的。遂在今年1月初,我向区里提出出国探亲申请。但因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,未被批准。心急如焚的妻子,决定独自先去。

2月28日凌晨,我们突然接到女儿发来的微信,说她帮妈妈抢到一张——3月2日上午9点多从浦东国际机场出发,经瑞士苏黎世机场中转到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航班机票。妻子闻讯后很激动,二话没说,立即拉着我上街采购女儿需要的各种东西,将一个行李箱撑得满满的,恨不得将无锡所有好吃的美食都带上。

我默默地帮她整理行囊,心里十分矛盾,一方面心疼妻子,怕她辛苦操劳耽误病情,另一方面又舍不得女儿女婿。要是能陪妻子同行,那该多好!妻子生性胆小,以前从未独自出过远门,更何况这次还要到瑞士转机,且换乘时间只有50分钟,要是不认路误了航班可怎么办?其实,我最担心的还是疫情问题,要是妻子在旅途中感染了病毒,那问题就大了。

为了确保不误航班,3月1日晚,我们提前一天入住浦东机场空港宾馆。偌大的机场里空空荡荡,昔日熙熙攘攘、川流不息的场景都不见了,餐饮店也关得只剩寥寥几家。

2日早晨4点,我就醒了。7点左右,我陪妻子到航站楼办理登机手续,发现乘这个航班的旅客很多,其中不少是留学生。经询问,大部分学生都是去英国的。这下我放心多了,叮嘱妻子到瑞士转机时,下了飞机后跟着他们走就行了。妻子故作轻松地安慰我说:“放心吧,我走不丢的。再不济,苏黎世离伦敦才一个多小时航程,女婿会乘飞机过来接我的。”

我含着热泪,依依不舍地目送着

她柔弱的身影远去。9点半左右,妻子发给我一个信息,飞机即将准时起飞,我才放心开车返程。

估摸着整个旅程大约是17个小时,妻子应该在北京时间3日凌晨3点左右到达伦敦希思罗机场。所以凌晨2点左右我就醒了,一直盯着手机,看有无妻子的行程信息。3点半左右,我们的家庭群里终于传来了妻子的音频信息:瑞士转机很顺利,目前已在希思罗机场等待出关了。听到妻子那熟悉悦耳的声音,我那颗久悬的心才彻底放下了。

疫情期间,出关手续相对会繁琐一些,但想到妻子出境前核酸检测报告、女儿的邀请函等文件都已备全,我心里还是挺踏实的。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,两个小时过去了,还是未接到妻子出关的消息,我的心一下子又悬了起来。

我一再催问妻子和女儿,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?6点左右,我才知道,是妻子的英国入境签证居然被取消了!

签证被取消,就意味着妻子此行是非法入境,是要被遣返回国的。这下麻烦可大了!可是,事先我们并没收到签证被取消的任何信息呀。我心急火燎地连续发信息给妻子,试图遥控指挥她——通过投诉交涉来改变被动局面。

然而,妻子得到的回复却是:无法通融,拒绝入境。问题就出在女儿的邀请函上。原来,女儿在信上提到了邀请妈妈去伦敦帮她带年幼的二宝,此举有劳务输出的嫌疑,故而拒签。

真是哭笑不得的理由。原来,英国人认为,外婆没有义务帮女儿照顾外孙,除非支付报酬。而我们中国人的理念是,帮子女带孙辈是天经地义的事,不仅不要报酬,还会贴钱给子女。东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的迥异,由此可窥一斑。

在出境处,几乎不会英语口语的妻子借助手机里的翻译软件,与海关人员沟通了三四个小时,还是不给放行。在机场接机处等候的女婿和大宝望眼欲穿,等了老半天也没等到外婆出来,大宝实在困得不行,在车上睡着了。独自在家的女儿,一边哄着才七个多月的二宝,一边焦急万分地与英国海关和领事馆

通电话交涉、投诉。我与亲家也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关系,试图找到变通的法子,结果均以失败告终。那种绝望无助的感觉,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。

万般无奈之下,我们只能变换思路。一向聪明的女儿,忽然想起妈妈上次的赴英签证好像还没有过期,便立即打电话给她,让她翻到护照上老的签证页查看。妻子马上反应过来,打开护照一看,果真没有过期!截止日期为今年六月初。如获至宝的妻子,立即与海关人员交涉。他们几个仔细翻看了妻子的护照,又交头接耳商量了半晌,态度有所松动。妻子通过翻译软件弄明白了:鉴于前几年的入境纪录良好,上次的签证尚未到期,可以考虑放行,但必须等第二天早上——他们的头儿来了才能作出正式决定。

真是天无绝人之路!听到这个答复,我们全家多少松了一口气,毕竟有希望了呀。妻子后来告诉我,英国的海关人员十分讲人性,自始至终都和颜悦色,态度很温和,不紧不慢,但原则性很强。他们建议妻子先休息一晚上,然后把她带到一个置留室,地方不大,有几张凳子,有热水和方便面供应,还有一只可供与亲属通话的简易话机,但私人手机必须按规定收缴由他们保管。因为有了希望,所以妻子定心多了,稍微吃了点随身带的小零食,打开行李箱,取出一条新买的准备送给女儿的蚕丝被,将凳子拼起来当作小床,和衣而卧,总算休息了几个小时。

第二天一早,海关的头儿上班,在详细了解了妻子的情况后,果真很爽快地同意放行了。不过,放行时他还是很善意地提醒妻子“下不为例”。如遇大赦的妻子连连用英语致谢:“Thank you very much!”早就在接机处等候的女婿接到丈母娘,一溜烟地驾着车绝尘而去。大约一个多小时左右后到家,女儿已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,为妈妈接风压惊。母女俩紧紧相拥,喜极而泣。

为爱逆行,无怨无悔——这趟艰难而煎熬的英伦之行,令人终生难忘。然而,勇敢逆行的背后,潜藏或彰显的,始终是妻子对儿女的无私大爱,是深深的舐犊之情。

再追一次

| 申丹英 文 |

母亲是易胖体质,她说这是家族基因导致的。这话我信,大姨小姨,大舅小舅,没一个不是胖乎乎的。

母亲的胖是从生完妹妹之后开始的,自此就再也没有瘦下来过。说实话,无论是谁看到母亲如今的模样,都无法把她和运动员这个词联系在一起。可是,十五六岁时,母亲不仅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,还时不时去参加个跑步比赛,随便就可以拿个第一第二名啥的。

那时的母亲苗条白皙,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。十里八村提起母亲的名字,几乎无人不晓。农村姑娘,到适婚年龄,就会有很多媒婆上门提亲了。母亲是个极有主见的人,她的婚事她做主。她相中了睿智又风趣的父亲,即便父亲家庭条件很差,她也嫁得义无反顾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农村生活条件非常艰苦。我家也不例外。父亲在外谋生,母亲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,养育孩子。不仅米饭无法放开肚皮吃,连粥也是稀薄的。为了节约大米,母亲还时常在薄粥里加进红薯或者南瓜一起煮。

因为一家人要连续吃好几天,甚至有可能吃上几个星期。南瓜粥的做法也翻不出啥花样,没过多久,我就开始讨厌那味道。看着那一碗南瓜粥提不起一点胃口。看着我不动,母亲哄我:“乖,吃一点,不然会饿肚子的。”不巧,我的倔脾气在此刻发作了。无论母亲怎么劝说,我就是不愿意动筷子。几个回合之后,母亲终于发火了。她操起一把笤帚,举得高高地:“你吃不吃?”我看着我母亲眼睛里的怒意,不怕死地顶了一句:“就不要吃!”母亲手里的扫把砸了下来,第一下,砸偏了,扫帚没有碰到我。我知道,今天这一顿打可能躲不掉了。难得招惹出了母亲的雷霆震怒,我心里其实非常害怕。求生欲满满的我跑得飞快,母亲穿着没有拔好的运动鞋在后边追。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被母亲追上。我偶尔回头看一眼母亲,发现她明显放慢了速度,虽然依旧板着脸,但我能感觉出来,她已经没那么生气了。保持着这样的队形我们跑了很久,直到,我们相距越来越远。母亲把扫把往地上一扔,无可奈何地看着我。我也停了下来,顶着满头大汗一脸倔强地站在那里。母亲叹息了一声:“你不喜欢吃就不吃吧,我给你重新做。”

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碰过南瓜。一晃就是三十多年。母亲也从当初那个瘦削的女人变成了一个臃肿的老太。

前些天,母亲拿回来一个南瓜。她一边处理南瓜,一边乐呵呵地跟我说它的来历。没过多久,厨房里就溢满了香甜的味道。看家人们吃得无比享受的模样,心里第一次有了松动,想要尝试一下。抿一口,确实香甜诱人。原来南瓜也可以是这等美味。母亲满脸期待地问我:“好吃吧?”“嗯,不错。为什么我小时候吃的南瓜不是这样的呢?不然也不至于差点挨打了。”

母亲的眼眶渐渐红了:“其实,我不过是想要你多吃几口,不要饿肚子。”父亲轻轻地拍打着母亲的后背,冲着我神秘一笑:“她怎么会追不上你呢?当时不过想吓唬吓唬你而已。”我抱住了母亲:“那时候,我的固执让你难过了吧?对不起!”

多想让时光回到从前,若母亲再追我一次,我一定站在原地不跑了。



摄影 叶子